



阅读提示

长年被粉尘刺激，陈年喜说话有些沙哑，这是一个打工诗人的故事。

干了十六年矿山爆破工的陈年喜，在生与死裹挟的生活中，诗歌把他从沉闷、混沌中引燃，重新打量生活，重新上路。

陈俊宇

朗又不失儒雅。他的声带长年被粉尘刺激，说话有些沙哑，读诗时颇有打磨矿石的质感。

《炸裂志》写于7年前。2013年底，陈年喜在河南内乡的一个银矿接到弟弟电话：母亲查出食道癌，晚期。陈年喜恨不得立刻飞回去，可家里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他，是钱。他只能留在矿上，拼命挣钱。

一夜无眠，他写下一行行诗歌，“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/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/我的中年裁下多少/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”。遭遇过不少苦难，那段时光他自认最难忘，“那段时间，真的想把自己炸裂”。

诗歌，是陈年喜漂泊人生的出口与归宿。从青年到中年，身体到魂魄，关山塞外，漠野长风。走着写着，断断续续，写了二三十年。

他说，我的每一个文字，都是献给生活和命运的，炸裂无声。

二

在《我的诗篇》中，有六位打工诗人，陈年喜是其中之一。纪录影片导演秦晓宇对陈年喜如何走进他的镜头印象深刻。

2014年，秦晓宇与吴晓波、吴飞跃发起了《我的诗篇》综合计划，一边编工人诗典一边筹拍纪录片。他在茫茫网络上搜寻，偶然从陈年喜的博客上读到《炸裂志》《意思》《杨寨和杨在》《儿子》等取材于他爆破工生涯的作品。

“像《炸裂志》这样的作品带给我的阅读体验岂止是感动，它真的像炸裂一样，强烈

一地霜白

地冲击着我。”秦晓宇被深深打动，在各自世界里生活和写诗的两人，一见如故，自此有了交集。

爆破工的生活，在陈年喜的诗里经常可见。“我们每天/打眼装药爆破吃饭睡觉/感觉活得没一点意思/每三天一顿的红烧肉和每天一次的爆破声/就成了我们生活最大的意思”。意思如风，被吹成了烟尘。当年的工友小宋查出了矽肺病，老李让顶石拿走了一条腿，“杨在一天跑得太快跑到了炸药前面，跑成了一团雾”……

2015年初，他被查出严重的颈椎病，椎神经被压迫了五分之四。手术如果失败，就是瘫痪，如果不做，半年内也会瘫痪。所幸，手术成功，回家休养。

家在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桃坪镇金湾村，大山深处，半山腰上。那年一场春雨又一场之后，他摘掉颈托，骑着摩托到镇上，上了班车，去河南内乡打工——“那一天 312 国道朝秦暮楚/它经过的州府都喜气洋洋/它最后抵达的那条山沟/积雪未化 山体里的金链灿黄/山上的玉兰树/都有了少女的模样//三十三天后 他离开时/它们大都无声地开了……”

那是陈年喜最后一次在矿山打工——在300米深处的工作面，被一茬爆破的炮声震聋了耳朵。矿山16年，荒天野地，那冰与火，生与死裹挟的生活，那些生者与死者，常令他半夜惊醒。唯有诗歌是一支引信，把他从沉闷、混沌、死亡中引燃，重新打量生活，重新上路，一直走到了今天。

三

人到中年，一切重新开始。

陈年喜先是来到北京，住进皮村，继续为生活奔波。2017年，在文友的介绍下，他又去了贵州某景区，做文案工作。暂时稳定下来的生活也让他把创作拓展到更广的天地，他开始尝试散文、非虚构写作，这些作品大多仍取材于他的乡土生活和矿工经历。

这些非虚构作品被一家出版社看中，将从中挑选出10个，每篇扩写成1万字。这部尚在筹备的散文集取名为《微尘》，不过他更喜欢自己取的名字，“一地霜白”——“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大地，我们每个人就像霜一样铺在这个大地上，但是这些人又很多是很干净的，很复杂的。”

命运是一个幽深的矿洞。今年3月23日下午6点，秦晓宇收到陈年喜发来的一个诊断证明的截图，并附言：“刚才确诊尘肺”。

好些年前，他在《内乡手记》中写道：“我是采矿工/一个约等于拨云见日的工种/从江南到疆北/从西藏到内蒙古/我拨打大地的腹腔/取出过金银 锡铁 镍铜/我把它们从几千米地下捕捞到地上/把这些不属于我的财宝/交给老板……”一片雪花，落在了他的头上。

如今，他已从贵州办完离职手续回到陕西老家，结束了20年的漂泊生活。

今年半百的陈年喜出生于除夕夜，那天大雪飘荡。这些年，他大多时候都在大雪中飘荡，“扑面的大雪，落满世界，也落满命运旅途，它们经年不化……”

星星

李明亮

暮晚，走在大街

一抬头，看见一颗闪亮的星星举在高空
但似乎又不是特别高
——是飞机在航行？
但似乎动也没动
——是微型飞行器悬停在拍摄？
但我走了一段路再仰头
它似乎仍然寸步未行
走了好远，再抬头
它依然在那里高高地照耀着

它应该还是一颗星星吧，我想
它今天只是想俯下身子
看看这个，越来越暗的
人间



是，比起专业素养的训导，面对当下的社会现实，能力树成显然更为重要，比如那个名校才子出生的“肉贩子”，其之所以变成了企业家，公允地说，正是因为在名校收获的能力素质，而不是因为所学的专业知识。

大学（学历）教育应该如何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，不过，站在社会一般的立场上，能力培育优先无疑更有意义：培养找出问题、辨识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绝对比花费数年工夫在象牙塔里背诵（记忆）知识、掌握技术更能成就人，也更能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。

试想，如果我们内心深处关于学历背景的解读不是单纯的专业和技术法门，而是能力的质变飞升，那么，选择什么职业有必要说长道短吗？实质上，如果“能力”观念成为普遍的共识，可能那些身份、层级的固化思维也会随之生变的。

随着定向培养、分配去向固定的职业安排成为往事，在自主择业普遍化的今天，“专业对口”的老调侃，听众日渐稀疏，更主要的是，当下伴随学历教育的后续实践，“学非所用”如果不是主流的话，说超过了半壁江山也并不夸张。看看周围的社会现实，文学硕士在商场里畅游，甚至病毒学博士得心应手地投身于经济动物养殖……诸如此类。

当然，讲述这些“非专业”故事并不是为阐述专业学历有没有用，一个很明显的事实

底，打探究竟。

在岳麓山、桔子洲头和烈士公园、天心阁老长沙这几大著名景点，大的照相馆都设有外照服务点。我们到这些地方玩，往往能看到当班的师傅照相。而这种时候，只要报上伟少爷的名号，一定会受到既热情又周到的服务，让我们很是领教了伟少爷的人缘与影响力。

后来伟少爷电大毕业，爱也谈得差不多了，回店里上班后，一心一意钻研业务的劲头越来越足，爱睡懒觉的恶习有所改正，渐渐成了全省屈指可数的特级摄影师和店领导。

再后来他被派到南方摄影社当经理。伟少爷倒也挺能与时俱进的，先是新上了婚纱摄影、艺术套照等服务项目，后来又购置了昂贵的摄像机，推出了电视摄像、电视专题片制作等业务，生意红火了好多年。

如今，数码相机早已进入千家万户，手机摄影摄像也十分普及，传统的照相业务与商店一道，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。

王张应

到了兰州，第一心愿是去黄河边走走，看看黄河母亲。

此谓“黄河母亲”，实有两个指向。一指黄河本身，作为中华儿女，自然视黄河为母亲。二指一尊以《黄河母亲》为题的雕塑。

抵兰州住下后，草草吃过晚饭，便出门去。沿着张掖路往西，右转上通渭路北行二三百米，便到了滨河路。万里黄河走出青藏高原，进入陇上，自兰州穿城而过，形成百里黄河风情线。南北两岸各有一条沿河道路，构成两路夹一河的自然风光带。

地处西北的兰州市，夜比中东部地区来得迟一些。时在初秋，七点半后太阳才落山，彩霞满天，夕照明丽。走在黄河南岸滨河路上，由东向西，逆黄河而上，第一次十分真实地亲近了黄河。没想到黄河水竟是这么黄，黄得浓厚，浓如汤，厚如羹。面前的黄河波涛汹涌，奔流不息，正是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或许，正因为黄河水的深厚、雄浑、强有力，黄河才会走得更远吧，绕了一圈，润泽了北中国大地后，归于海洋，融入一片更广阔的水体。

有人有亲水情结。那天傍晚在兰州黄河南岸，亲眼看到了兰州人对黄河的热爱。岸边聚集了太多的人，有的散步，三五成群，边走边聊；有的坐在水边垂钓，一人钓鱼，多人围观，河滩边那一堆堆人群里总有一根钓竿伸向黄河；有的坐在河边茶座，游轮肆里喝茶饮酒；更多的是上了年纪的人见缝插针，在大大小小的广场上，甚至在根本称不上广场只是稍微开阔些的场地里，面对黄河，放着怀旧的音乐，舞动着青春的记忆，一个个浑身散发出幸福的光芒。未到兰州傍晚的黄河边，根本想不到这里竟有那么多人。一位朋友目睹后无不夸张地说，此时此刻，兰州城里一半人都来黄河边上。

在黄河南岸停停走走，目的地是黄河铁桥。黄河铁桥素有“黄河第一桥”之称，建于100多年前的清朝末年，是兰州城里的珍贵古建筑和重要地标。出门前已做了必要的功课，知道在黄河铁桥南端有个小广场，《黄河母亲》雕像就在那里。

到黄河铁桥，突然发现面前的人群沸腾起来，有人鼓掌，有人尖叫，似有大惊喜刚刚降临。原来，是河边的路灯刷的亮了。黄河两岸，尤其是黄河铁桥轮廓上瞬间灯火辉煌，灿烂如锦。岸上灯光，水中倒影，交相辉映，流光溢彩。其时，天并没有黑，远处的山，近处的水，还能看得真切。看来路灯已耐不住性子了，迫不及待地向人群绽放开来。

挤进桥头广场，穿过人头攒动的人群，来到广场东北角，看到了《黄河母亲》雕塑。此前连黄河母亲图片都未见过，猛然一见有些错愕。想象中雕塑该是一尊立像或者坐像，眼前雕塑却是一尊卧像；想象中黄河母亲，该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，眼前的雕像却是一位容颜秀美的年轻女性。

惊愕之余，走近雕塑，仔细观察，用心阅读，竟也有所体悟。那尊长约六米，宽两米余，高近三米的塑像，是用整块土黄色花岗岩雕刻而成。那颜色，十分接近黄河水。雕塑上部是人物，一位年轻母亲和一个年幼男童。母亲侧卧于下，男童卧伏在母亲怀抱之中。母子造型，行云流水。雕塑下部是水，隐约可闻黄河水流的韵律，恍若黄河鲤鱼不时跃出水面。

目光长时间停在年轻母亲脸上，母亲的脸绝非“秀美”二字可以描述。这张脸饱满、圆润。初看觉得似曾相识，让人想起唐朝流行之美。久久注视这张脸，脑海里无端地闪现出大智大慧的释迦摩尼和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。黄河母亲在美丽之外，更多的让人感受到聪明和慈爱。母亲怀抱中那个赤身男童，正享受人世间幸福和温暖呢，他就是幸福和温暖的化身，是人群中的每一个人。

后来，曾经穿越河西走廊，去了丝路重镇敦煌。于莫高窟参观时，证实了自己之前的感觉并非空穴来风。在众多石窟里看佛像时，兰州黄河南岸大铁桥头《黄河母亲》若隐若现，与眼前的佛像存在着惊人的神似。

离开兰州，黄河母亲仍在心中。祝愿黄河母亲永远年轻，庆幸自己就是黄河母亲怀里那个幸福的赤子。

黄河母亲

生命守护神

刘江滨

小时候我身体孱弱，小病小恙不断。村里有“赤脚医生”，公社卫生院就坐落在村东的旧河堤上，看病很方便。卫生院有两个医生印象极深，一个姓赵，一个姓梁，时值中年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依然清晰记得他们的模样。赵医生睑方额，眉毛浓黑且长，双眸有神，声音洪亮，身体壮硕。梁医生瘦长脸，色白，个矮，话不多，性子绵柔。那个时候，我一病就发烧，昏昏沉沉，家人常请他们来家里诊治。有时是赵医生来，有时是梁医生来。两人都背着红十字药箱，身上一股药味。一番望闻问切之后，开方子，打针。我最怕打针，百般挣扎却也逃不过。于是大哭，提着医生的名号骂娘。这时无论赵医生还是梁医生，都不恼不急，梁医生会笑嘻嘻地说，看这孩子！赵医生也笑，却说，你要是骂就扎得疼，不骂就不疼，还骂不？我立马噤声。那是对医生只有讨厌和惧怕，觉得见到他们就是倒霉的时候。长大之后，才懂得小病也能夺人性命，对医生有了恭敬之心。

生命脆弱，所谓命若游丝，这“丝”就是生命线。刻骨铭心的体会源自二哥的病。二哥46岁那一年，突患脑溢血，昏迷不醒，住进了县医院。我闻讯从省城急速赶回老家。医生已全力抢救了，但生死难料。经和医生商议，次日我返回省城从省二院请来了何大夫给二哥诊治。40多岁的何大夫温和亲切，是位美丽的女士。她仔细查看了二哥的病情，建议立即转院。二哥整整昏迷了25天，终于被医生紧紧攥住那条“丝”硬生生拽回到了阳光底下。又过了半年，二哥上班了。何大夫说二哥创造了奇迹，在鬼门关溜了一遭又回来了。但我心里明白，创造奇迹的是何大夫。至今，已经退休了的二哥每当提及往事，总会眼圈发红，感叹说：“何大夫是我的救命恩人！”

宋人范仲淹有句名言“不为良相，愿为良医”。良相可治世，良医可救人，足见医者在他心中的地位。唐代医圣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》中云：“人命至重，有贵千金，一方济之，德逾于此。”人类发展史，就是生命史，人类创造出种种业绩和辉煌，首要的前提是健康地活着，而医者无疑就是生命的守护神。

学历教育重在能力提升

视为精英，那也是高端人才，这差人不是公务人员，那也应该是白领那种“高级”员工。

最近一张保姆“刘阿姨”的简历在网上刷屏，就再次呈现了这一景观。当事人是法语、英语双硕士学历，不仅有大型企业的工作经历，还曾是数十万元年薪的“高级”职业人士……

如此学历的人才要去家政（说不好听一点，也就是当“保姆”——即便是冠以比较专业化的早教业务称谓），受到热议群众的质疑，或者是围观人众表示惋惜，当然就是意料之中的事啦。

实际上，这里不乏职业身份、社会层级的固化思维投射。以当下的世俗环境，在人们的头脑中，“刘阿姨”们的职业选择并非“理智”之举，即使她们从事的是某些收入不菲的工作，比如月嫂，或者还有随着少数民族财富增长造就的高薪早教“保姆”等。毕竟，除去职业身份的归类，这种工作并不是如正常职业那么稳定有序。

我理解这样（不仅是基于身份）的判断逻辑。但对另一方面观点，不免有些疑惑了。有不少人对“刘阿姨”所为表示不能理解，声称学成今天这样，很是不易，恰巧的路

径，应该是发挥自己所受教育之长，投身更需要的工作岗位，从而溢出大学专业训练的最大价值，充分发光发热什么的。立基于此的道理还有学校培养人才不易，必须把优势资源用到刀刃上才是正选云云。

坦率而言，个人看法不同是正常现象，是非曲直难以界定，问题是学历（高等）教育真就是职业技术培训吗？或者应该是专业（技术）塑型吗？就像“挖掘机哪家强”那种。

初略一看，似乎有专（职）业技法育成的意味，本来嘛，高等学校都是由各种细分专业所组成，或者说，比如医生、生物病毒等专业，彻底不可能自学，非学校专学不可。

随着定向培养、分配去向固定的职业安排成为往事，在自主择业普遍化的今天，“专业对口”的老调侃，听众日渐稀疏，更主要的是，当下伴随学历教育的后续实践，“学非所用”如果不是主流的话，说超过了半壁江山也并不夸张。看看周围的社会现实，文学硕士在商场里畅游，甚至病毒学博士得心应手地投身于经济动物养殖……诸如此类。

当然，讲述这些“非专业”故事并不是为阐述专业学历有没有用，一个很明显的事实

照相馆旧事

三分人口也只有几十万，但照相馆似乎不少，还都建在繁华的闹市区。这些照相馆都是正经的国营和集体企业。改革开放后，私营照相馆如雨后春笋，一夜之间冒出来不少，有的照相馆还与粮店比邻而居，故在我的印象里，城里有多少粮店，就有多少照相馆。而人流最密的黄兴路上，由北往南数，“凯旋门”“长沙”和“南方”三大照相馆齐聚，皆鼎鼎有名。

至今犹在的凯旋门店，牌子老，硬件设施和技师水平均为全省同行翘楚。但我却对长沙摄影社情有独钟，不仅离家近，更重要的，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伟少爷在这里当“角色”。

照相馆里有人便利多。我们去找伟少爷照相洗相片，除了看他和他对象，自然还图的

是那个“快”字。找他，今天照明天就能拿到相片，照得不满意还可以要求免费重照。只是如果谁敢批评伟少爷的技术，他会立马反唇相讥，说你人长得丑还怪镜子走型。能言善辩的伟少爷，嘴巴上别人是莫想占他半点便宜的。洗照片更是上午送底片去，晚上就能把照片拿回来，不仅应付应点，偶尔还能享受一下免费或优惠，每到这时，我们心里会像小扇子扇着般的舒坦，满足的优越感瞬间爆棚。

一般人照相洗相加急得收快费或加急费，装照片的封套上，收银员会用墨笔写个快字，或贴上一小点红纸条，有的则干脆用一个小小木戳戳上一个“快”字。这中间有什么套路，不足为外人道，我们也没敢造次刨根问

底，打探究竟。

在岳麓山、桔子洲头和烈士公园、天心阁老长沙这几大著名景点，大的照相馆都设有外照服务点。我们到这些地方玩，往往能看到当班的师傅照相。而这种时候，只要报上伟少爷的名号，一定会受到既热情又周到的服务，让我们很是领教了伟少爷的人缘与影响力。

后来伟少爷电大毕业，爱也谈得差不多了，回店里上班后，一心一意钻研业务的劲头越来越足，爱睡懒觉的恶习有所改正，渐渐成了全省屈指可数的特级摄影师和店领导。

再后来他被派到南方摄影社当经理。伟少爷倒也挺能与时俱进的，先是新上了婚纱摄影、艺术套照等服务项目，后来又购置了昂贵的摄像机，推出了电视摄像、电视专题片制作等业务，生意红火了好多年。